

民俗

第一册

民俗

合订本第一册

上海書店 影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复 印 说 明

《民俗》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辑，1928年3月21日创刊到1933年6月13日止，出版123期。1936年9月15日复刊，改为16开不定期刊，又出版2卷各4期，1943年12月停刊。卷首加钟敬文新序一篇。

民 俗

(影印本)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大场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83年12月 1-1200 (k32-1) 全八册 定价80.00元

重印《民俗》周刊序

去年十月下旬，我应浙江民间文艺研究会负责同志的邀请，到宁波去参加他们的第二次年会和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归途在杭州和上海都小作勾留。寓上海时，曾到上海书店看书，受到出版部同志的招待。他们说，在复印出版计划里有些关于我国过去所出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书刊，并征求我的意见和帮助。我介绍了几种现下学界迫切需用书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周刊，就是其中的一种。我还答应在该刊重印时给写一篇序言。

今年春间，上海书店出版部同志来信说决定重印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刊物。但上海一时找不到该刊比较完整的全份。我高兴之余，就把手边的一份给挂号寄去了（其中原缺「一百期专号」，后来他们从中山大学图书馆把它补齐了）。最近他们又来信，说重印工作已经在着手，催速寄序文。尽管我眼前提笔颇感不便（因为右手有毛病），但不能不勉强来践我的诺言了。

*

*

*

回头已经是半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53A63/102

中国近代学界的民俗学活动，发轫于「五四」前夜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们所建立的歌谣征集处和《歌谣选》（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出现。接着来的，是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等的相继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刊行以及《晨报》等报刊的响应。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年到一九二七年前后，歌谣、故事以及民俗等民间固有文化资料（尤其是前两项）在国内出版物中的出现已经是常见的事情了。当时有些大学还开设过这方面的讲座；在某些文学史的著作里也郑重论述到它了。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跟当时汹涌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以及跟这些思潮相应合的社会、文化革命实践运动密切相关的。从学术本身说，它是一种「新国学」运动；从社会思潮说，它又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虽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

一九二六年前后，南方民众革命的浪潮不断高涨，北方的军阀统治则更加反动和腐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的原因，北方的一部分学者、教授相继离开那里，奔向呈现着「希望之光」的南方。他们有的初到厦门大学，接着又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顾颉刚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期《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的主持者，是当时民俗学活动的一个

勇士。此外，还有董作宾、容肇祖和陈锡襄等先生。他们大都是在北大研究所或本科上过学，并直接参与过学校的民俗学活动（或受到它的一定影响）的人。在他们中间，当时我和杨成志等还是小弟弟，但从对这门学术活动的劲头说，也可勉强算是他们的热心的伙伴。此外，当时中大文科还请来了一些对民俗学有一定理解和兴趣的教授，例如畏（思敬）先生。这就是中大继北大之后，在南方树起这面重视民间文化研究新学科旗子的直接原因。当然还有一些辅助的原因。例如当时学校新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一位是从北大来的，他当然知道北大这种「新国学」活动的情形和一定意义。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对民俗学活动的支持，也就成为有一定分量的积极因素。

总的说来，中大民俗学的兴起，作为历史社会背景是跟前面所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前后的情形基本一样的，但作为直接原因，主要却是这里所述的那些人的因素。

中大民俗学活动的发端，准确的年月没有正式记载可查，现在不能确说，大概说来，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民间文艺》周刊第一期，刊行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一日，这可以说是中大民俗学会活动正式开始的日子（以前当然有些酝酿时间）。此后，继续创办风俗物品陈

列室、民俗学传习班，改《民间文艺》为《民俗》，以及进行大量刊行民俗丛书、广泛发展会员等活动。《民俗》一共出了一百二十三期，为我国民俗学刊物里期数最多的一个。后来还曾经复刊（季刊），共出满了两卷。

中大民俗学会，建立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民俗》季刊终刊），前后活动延续了十六年。尽管工作的进行中间有些曲折、起落。但总之是解放前一个有相当经历和成绩的学术组织。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中也是一致承认的，虽然国外学者对它的真实性质和意义不一定很了解。

*

*

*

《民俗》周刊，是中民俗学会活动中的主要定期出版物，它与三十多种民俗丛书构成这个学会活动的重要部分，也是整个学会具有比较显著的成绩的一部分。不管从它本身看，或从它对当时学界的影响看，都可以这样说。

这个刊行了一百多期的专业性刊物的出世，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人对它作过科学的研究。国外学者虽然有论述及它的，但也并没有比较详细的探究。

在这里，我也只能作点印象的、简略的论述。

首先，从它本身的成绩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国家，是世界上文化开展较早的国家。我们的民间风俗、文化是我国整个文化史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全人类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过去由于封建阶级观点的限制，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太丰富的。许多重要的人民文化史资料被抹煞了。被记录下来的一些，也多少要受到士大夫观点的「过滤」和歪曲。「五四」以后，对这种限制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从《歌谣》周刊到《国学门周刊》等，对一般民俗资料的记录数量仍然不多（评论更少了），影响范围也比较狭窄。中大的《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会丛书），在这点上，不仅仅是北大事业的一般继续，而且是大踏步前进了。

现在我们试把《民俗》和《歌谣》周刊等粗略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前者是怎样在发展了。《歌谣》后期，虽然已经重视风俗资料的刊载和对它的谈论，但是，毕竟分量和范围都比较有限。我们把一百多期《民俗》的目录看一下，真不禁有波澜壮阔的观感。许多古代文献上和现代记

录上所没有（或者很少）提到的民俗资料初次被发掘出来了。其中有不少不但对于我国民俗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对于许多世界性学术研究的原始社会文化史、人类学、民族学、民间文艺学及民族心理学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材料，有的还是一种极珍贵的材料。这是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所在。

再从它对民俗学活动的推进和普及看。

《民俗》的刊行，除了它本身的成绩之外，还有别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它对这门新学术活动的推进和普及。这个刊物在它发行的几年中，培养了一批散在各地的青年民俗学工作者。他们由于它的启发，诱导和帮助，一时成为这门学术热心的参与者和传播者。在那段时期中，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一些地区的青年，纷纷成立民俗学会分会（或其它名称的组织）和出版了好些书刊。这是推进民俗学的有利基础。另一方面，《民俗》在宣传和普及民俗学知识于社会（主要当然只是知识界）上，也起了相当作用。它至少使许多知识界的人对于那些长期被瞧不起的、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风俗事象加以注意，乃至对于它具有一定的理解。这种情形，自北大征集和发表歌谣等活动以来已经出现，而中大的《民俗》的刊行更是把它的作用推广了。应

该说，这种使科学知识社会化的活动（虽然它的范围仍是比较有限的），从学术本身的发展说，或者从提高社会的文化说，都是有一定益处的。

当然，半世纪以前，在我国南方一个资产阶级大学里产生的新学术刊物，内容上、学术成熟程度上，以及社会影响的范围、性质上，从今天我们的理解和标准看来，都不是没有缺陷的。首先，是它的指导思想问题。尽管马列主义原理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等科学研究的指导理论，这时还正在刚刚开始时期，但是它已经和我们的现实社会政治运动相结合，成为实践的指导力量。在这时候，以广大人民文化（民俗）为对象的新学术（民俗学），却自外于这种科学理论的指导，这至少使它在学术的成果上不可能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其次，这个刊物的学术成就，一般地说，是不高的。就是说，这里面的许多理论文章，在学理上属于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不多。记录资料的科学性也颇值得斟酌。再，执笔者们的观点，也缺乏统一。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进化论的历史观点，就是他们比较一致的。但这不能概括其余。至于影响的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就更不用说了。

如上面所说，《民俗》是有许多缺点的（甚至是相当重要的缺点的）。这毋须讳言。特别作

为一个早期的编辑者和若干文章的撰稿者，现在回头看看，实在不免有象看到自己少小时候穿开裆裤露出屁股的照片的那种羞愧感觉。但是，我们是马克思的「学生」，对于事物必须历史地去考察，必须一分为二地去分析。民俗学在我国那段时期，正象襁褓里的婴孩，至多也只是个正在发育的少年，幼稚是不能免的。当日许多作文章的人，很少在这方面是受过专门科学教育和训练的。他们多半是由对这门新兴科学多少感到兴趣，或因自己所从事的专门学科跟民俗学有关系的学者。因此，彼此没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这只要看他们中后来很少有专门搞民俗学工作的就可以瞭然）。除那些教授、学者之外，更多的执笔者是爱好民俗学却很缺少这方面专业知识的青年人（我自己当时就接近后一种人）。从这些执笔者乃至倡导者的阵容看，我们对于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指挥上的统一意志等，就不能比较严格去要求了（自然，这不是说对于他的缺点可以完全放过，只是当看到另一方面，并不要苛求罢了）。

总之，《民俗》周刊，是当时历史社会大背景下的产物。由于中大批文科教师们热心提倡和努力，也由于各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协力，共同办了连续出版了多年的专业性刊物。它收集了大量的、有些还是特别有价值的民俗资料，并讨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尽

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错误，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淹没的。它也是我们解放前那段历史时期，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科学文化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民俗学来说，是一种历史先行者的试探足迹。

*

*

*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尽管在行程上有迟有速，甚至于有曲折或一时的后退。

中国的现代史，充分证明了这点。从一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破碎的、腐败的旧中国，由于党的领导和革命人民的拼死战斗，终于一九四九年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三十多年来，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她终究比较迅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正进入一个为彻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未来的历史光辉在炫耀着我们的心眼。

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作为民间传承资料一部分的民间文学、艺术，受到相当重视，并且取得不少成绩。但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民俗学，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自从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广泛和迅速地发荣滋长了。这好象是对

于过去损失的一种补偿。眼前这方面的情况，说起来真是喜人！出版的民俗学书刊不断增加。调查、收集的活动也在日益扩大加强。紧接着南北一些省市级的民俗学会之后，今年夏间，北京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许多文科的高等院校不但开设了民间文学讲座，有些还建立了民俗学社团。为了比较广泛培养专业人材，中国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今年暑假在北京还开办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这种新形势，使我这个在年青时候参加过中大民俗学会的种种活动的老人，特别感到欣慰和兴奋。

现在日见增多的青壮年的民俗学搜集、研究者和教师正急迫需要各方面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关于这门科学的历史参考资料）的时刻，这个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民俗》周刊被重印出版和发行了。这件事，一方面表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块怎样能够提供滋养长学术养料的优良「土壤」，另一方面，又怎样使那些渴望得到精神滋养的同志们感到满足。

记得一九七九年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座谈会，顾颉刚、容肇祖、于道泉、常惠诸先生都参加了。在会下闲谈时，顾先生对我说，以前中大出版的民俗书刊，是不是可以编选一下，重印出来。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但也考虑到

出版问题一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现在《民俗》周刊全部重印了。这只是鸡鸣的第一声，以后当有不断继起的鸣声。现在这里所实现的，虽然不是完全依照顾先生的原意办理，但是，到底这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消息。如果他还活着，该感到多大的高兴！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句）这个旧刊物的重印，对于我们当前欣欣向荣的民俗学界，不仅提供了一份科学史的结实资料，它还要为我们这门新科学的建立，在理论研究和记录资料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有益养料。

我们希望接着这份周刊重印本的出来，能够看到其它需用的过去资料的接踵涌现。这是学术发展的殷切要求！

钟敬文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北京

民俗

第一期目錄

民俗發刊辭	同人
民俗學的問題	何思敬
數年來民俗學工作的小結賬	鍾敬文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自序	顧頡剛
民俗學問題格	楊成志
廣東婦女風俗及民歌一斑	招北恩
仙都之畜奴	黃仲琴
環境與神仙傳說	夏廷械
瓊崖戀歌	放人
峨眉歌謠一首	香舟
南蛇過江	陳平達

一般第四卷第一號要目

脆弱的餘音

黃如娜

窮網

子愷

一個索稿費的口供

黎錦明

魔

欽文

老酒香烟女人

豈凡

文藝隨筆

丐尊

愛的開脫

郁達夫

藝術漫談

方光燾

中國新文藝與變態性慾

趙景深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二集一六期)

般民族的社會

程憬

評史記五帝本紀

梁勁

國語中之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及禹

林乾祐

王陽明與斐希脫

蔣徑三譯

日本研究陽明學說書目介紹

蔣徑三

「民俗」發刊辭

本刊原名「民間文藝」，因放寬範圍，收及宗教風俗材料，嫌原名不稱，故易名「民俗」而重爲發刊辭。

我們讀盡了經史百家，得到的是什麼印象？呵，是皇帝，士大夫，貞節婦女，僧道——這些聖賢們的故事和禮法！

人間社會只有這一點麼？呸，這說那裏話！人間社會大得很，這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虛偽的！尙有一大部分是農夫，工匠，商販，兵卒，婦女，游俠，優伶，娼妓，僕婢，墮民，罪犯，小孩……們，他們有無窮廣大的生活，他們有熱烈的情感，有爽直性子，他們的生活除了模仿士夫之外是眞誠的！

這些人的生活爲什麼我們不看見呢？唉，可憐，歷來的政治，教育，文藝，都給聖賢們包辦了，那裏容得這一班小民露臉，固然聖賢們也會說「愛民如子」，「留意民間疾苦」的話來，但他們只要這班小民守着本分，低了頭吃飯，也就完了，那裏容得他們由着自己的心情